

岁月流金

七门闸遗碑

□田耀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通海垦牧公司成立。

《张謇全集》之《柳西草堂日记》载:“八月二十四日,公司屋基开工,以四十二亩之土,筑高四十三亩之基五尺……”张謇任总理,总公司设在海复东一公里(1955年为海复棉厂)。

据《啬翁自订年谱》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十九日,“定海复镇基”。民国二年(1913)二月,“垦牧海复镇成”。张謇花十年时间打造了海复镇。海复镇原址是荒滩沼泽。

总公司占地二百多亩。四合院里有房一百余间。办公室、慕畴堂、宾馆、会计室、总经理办公室、张謇卧室、四层高的望稼楼,还有轧花车间——人力的。

1940年,粟裕师长的司令部就设在总公司院内。粟裕给抗大九分校学员去讲课,就从公司四合院步行到东南中学四合院。

1942年,日军占领海复。斗争进入胶着状态。为了不给日军利用总公司四合院,粟裕司令,季方专员同校长于敬之、教务主任顾怡生等商量后,拆除了公司四合院。

1975年,海复镇清代的永清桥拆除。桥基下拆得一堆木头。棉厂领导拆除了仅剩的总公司门楼,得烂木头一堆,并无珠宝。

张謇驻总公司常驻经理江导岷的住宅——海复镇人称为江家宅的四合院也在战争中被毁。

至1975年,张謇总公司在海复的实物只剩下东南中学四合院、七门闸等,以及图文资料。

张謇在海复的垦牧,历经艰难,是他所有的垦牧中最难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廿五至八月初一台风,“七八十岁老人诧为未见”。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三夜大风,暴潮猝至。潮乘风势,排潮矗起,跨堤而入”。执事人“夜半编筏兜水及据桌终夜……漂牧场羊略尽”。“江导岷、龚伯厚、李伯煜昼夜守护危堤。”

经十年奋斗,至1911年,“堤成者十之九五,地旱者十之三有奇”。“道路砥平,沟渠疏通,田畴整治,芦苇丰蔚,木苗发生。”“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也”——海复镇即这小世界中心。

宣统三年(1911),年产棉花三万六千担,获利白银十二点四万余两。至此,垦牧成。

1920年,年已68岁的张謇深感水利对于垦牧的重要,于五月十八日“至垦牧规建蒿枝港闸。”张謇、张謇兄弟俩出资五点八五万两银圆,于次年十一月三十日“垦牧蒿枝港合中闸落成”,又名七门闸。

七门闸被日军破坏过。在88年的岁月中,为启东的水利作出了贡献。2009年新闻在其东约250米处落成。老闸余下水泥石碑一块。碑文为:(捐)建者张謇督建者江(导)岷监工者王承泽张景武。(捐)“导”两字已残缺。

1922年,张謇在《垦牧乡高等小学校开校训词》中说:垦牧乡自始至今二十年矣。此二十年中,自知江知源(即江导岷)君以下,早作夜息,晴作雨思,曾无一日之缀息。又说:仆为世界公益至弃家不顾,舍儿不顾,亦与释迦之割肉喂鸟兽无异。其真能悯我而为我者,退翁(指张謇哥张謇)外,老弟与易园(指江谦)数人耳。

1924年,张謇在垦牧乡志中又说:凡此种种设施,謇以二十年心力,得其弟子江导岷率各执事绸缪惨淡,与海潮争区区二百里之荒滩,成其九万七百六十一亩之田。

张謇此人,情重义长。1923年5月12日,张謇诗《至垦牧乡周视海上示与事诸子》……二十三年与海争,指摩干丘万犁耕。叶翁发白江生秃,多谢阳侯许受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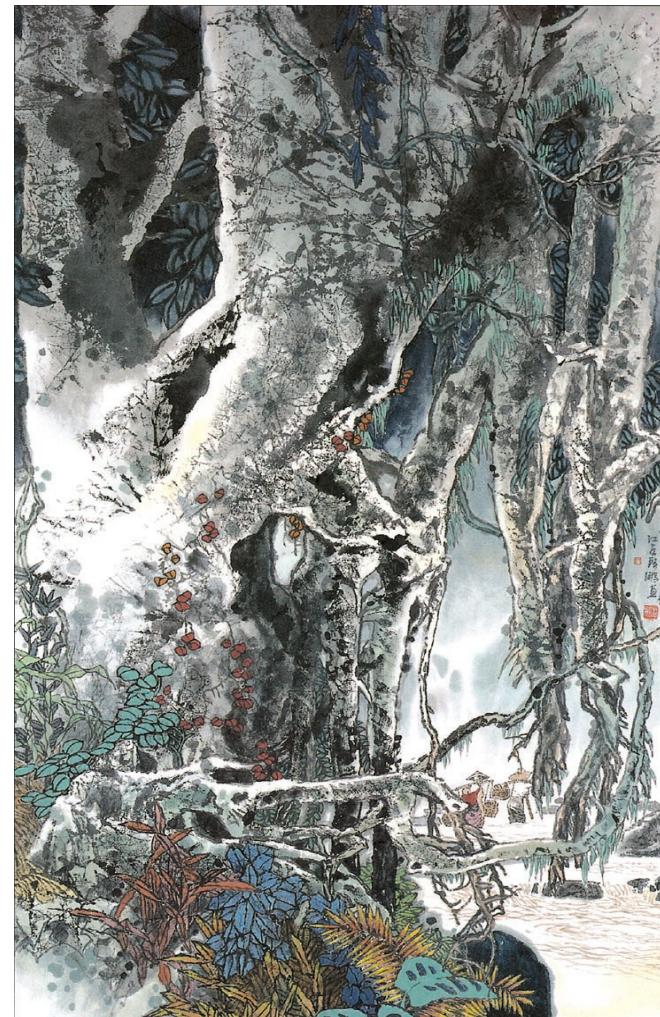
叶翁,江苏江宁人,垦牧公司总会计。江即江导岷。

江导岷1900年来海复,1939年死于上海。张謇1926年去世后,垦牧公司后续事务全托付江导岷。对张謇而言,他既是刘备的关张,又是孔明。

他在海复的江家宅住了三十多年。他对海复的垦牧鞠躬尽瘁。

他的名字镌刻在七门闸的遗碑上。碑躺在闸管所的小院内。碑身落满了尘土和枯叶。

六月文联采风,雨很大。我们轻轻拂去浮尘。一块碑,一百年了。



《天风阁画存》品读

热带雨林

(84cm×51cm 1997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热带雨林是热带气候终年湿润地区的常绿森林群落。雨林植物种类繁多,乔木具多层次结构,大藤本和附生植物特别发达。中国云南、海南、台湾均有局部分布。画作以老榕树为主体立象,采用顶天立地式构图,盘根错节,藤蔓攀缠,多植物相互附生的态势。作品的艺术表达密中有疏,大中透小,近中含远。布置层次分明,画面右下角设“画眼”:林隙中嵒山飞瀑无一遁形。其意韵静中寓动——傣女挑担策杖涉溪渡河,人迹水声,声声予闻。动中寓静——红香绿舞,幽林滴翠。笔墨随境而变,写出了“不雨山常润,无云水自阴”的生态特色。

龙游河(外一首)

□侯求学

一条河
龙游河
从远古走到今天
依恋着长江的奔腾
传颂着长寿、长绿的美名
牵牛百万雄水儿女
登高望远
腾江越海

从空中俯瞰
通皋大道
犹如俊逸的美少年
而你呢
你们挽手并肩
朝着长江
心向大海
那是奔腾的姿势
那是跨越的脚步

新芽初上
飘逸的柳枝
莫不是你的裙裾
显然你没有那么新潮
那只是裙裾上的印花
粼粼的波光
莫不是你身上闪闪的金片
显然你没有那么珠光宝气
那只是你无声的告白
春江水暖

那又是什么呢
如雨后春笋的楼群
如棋盘纵横交织的路网
我怎么看都像
龙游河水溅起的
朵朵浪花
我怎么看都像
腾飞的巨龙扭动的鳞线

一条河
龙游河
从今天走向未来
百万的雄皋儿女啊
他们深情地向未来倾诉
靠着初心
靠着毅力
靠着智慧
靠着勤俭
两个百年的梦想
伟大复兴的梦想
终将实现

爱的诗行

我将折着的书页
摊开
抹平
我在这里寻找爱情
我的爱人
她为什么将书页翻折
还是这里的什么话语
撞击了她的心灵

朝阳
掩没了我眼前的灯光
从昨天黄昏到今日清晨
我在布满你笔迹的书页中
找寻
你不同寻常的心痕
那些诗句
疯狂地
撞击着我的心灵

我放飞我的心灵
追逐草原上
骏马的奔腾
我放飞我的心灵
追逐蓝天下
飘飞的白云
我放飞我的心灵
追逐大海翻卷的浪花
等它疲倦了
再回到我的诗行
你也来吧
我的爱人

王履辉的小说创作

□李建东

以《情满波斯湾》《沧桑梦》《天道酬正》等长篇小说而名世的小说家王履辉,走过了五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作为事业有成的建筑工程师的王履辉,早年怀着科学报国之梦读了理工科,事实证明,性格特别精细、沉稳的他,很适合自己的专业。然而,他出身于教育家庭,幼时耳濡目染于诗书典藏之中,对文学也情有独钟,这为他奋战于工程和文学两条战线奠定了基础。

有论者将王履辉的长篇系列称为“工程小说”,这与他在作品中叙写的主要内容多与“工程”有关。但更能体现他“讲故事”特长的,是对于“外在”故事颇具匠心的结构处理。林林总总的故事,总能在对生活原态的精细刻画与纵横交错的结构处理中,以小见大,“看似平常实奇崛”,在“故事”中透视诸般世像与人生。堪称所处“时代”的回响。

王履辉的小说文本,属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情满波斯湾》的“曼谷相遇”“抵达异国”“博浪向前”……为提炼主旨的“四字格”;《沧桑梦》的“兴亡莫重回大生镇”“夏之怀受命新征程”“刘之吉柴归大学丁”……是以人代事的“八字格”;《天道酬正》则更为成熟,变成双人叙事对举的“十六字格”,如“师冰情沐浴为洗澡,恨浪子荒唐无处告”“江北是灯红酒绿醉,江南却孤寂心欲碎”……不仅古色古香,而且趣味顿开,萌生曲径探幽的欲望。

王履辉的小说人物命名,有说“意识形态”——即人物命名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某些暗示。比如《天道酬正》中的马冲浪、郝巴毛、仲天降、马列行、劳天助等,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大都是如此。其实,这种戏谑化的处理,在很多大家名作里都有如此表现。这并非王履辉的简单

化、影射化,或曰意识形态化,而是对笔下并不完善完美的社会人生的一种调侃式的解读。这是一种“异托邦”式的书写。同时,这也是一种舒缓式的“着力”,恰是小说文本的章法之一,给予阅读者一种超越式的阅读指向。这些都传承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讲史”“说书”的艺术传统;而且其叙述故事之“力”是徐缓的、渐进的。是涓涓细流而最终奔向大海的。

王履辉的小说选材,都紧贴着时代脉搏。《情满波斯湾》,在国家开放刚起步的特殊背景下,以国外、国内同步改革为主线,叙写了没有赶得上国内那场改革洗礼,保持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中华儿女,走向国际面临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撞击,与不同企业管理体制的摩擦。中国唯有改革开放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小说《沧桑梦》“既艺术地回答了‘新中国60年评价’的问题,又探索了新中国60年间喜剧、悲剧、丑剧的成因,并在情节、场面里自然流露了他的思想倾向”。而《天道酬正》,描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盘众生相。不但有与时俱进共创辉煌的赞歌,还通过一只波斯猫独特的眼睛看世界,演绎着诸多荒诞人生的真故事,使得小说在宦海、商海中沉浮,在人生的悲喜剧中扬善惩恶,反腐主题贯穿始终。

由此可见,王履辉的“时代”情结,往往能够将有思想深度的意识之经,与能够展现时代风貌的行动之纬,恰当恰切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大时代”是微言大义,是小说反映的接受效果,而“小时代”则是现实场景,是小说描绘的具体生活。只有将潜在的目标与追求,转化为现场乃至细节的描写,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文学之梦。进入小说创作高峰体

验中的王履辉,能在构思行文的“起、承、转、合”中,合理而适度发力,将头绪纷繁的故事与人物,在随其自然的行进中,或收或放,全凭描写对象的自然流程。尽管其小说中人物杂陈,多线索并进,却毫不显纷乱,且行文流畅,行笔从容。甚至在情节陡转,人物命运发生剧变时,也不觉石破天惊,一切都好似似在讲故事者的掌控之中。《情满波斯湾》《沧桑梦》与《天道酬正》,就这样全方位地描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嬗变的大洗牌、大动荡的过程。

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小说家,不论“工程学”,抑或“文学”,其实最终都指向探究事物的事实和本相的“科学”。但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王履辉的长处在于能够游走于严谨的理性思维与浪漫的感性思维之间。特别是后者。在他的创作心理的至深处,其实已不着边际地将其对“工程技术”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转化为对“社会/人生”的浪漫想象和对“正义/邪恶”的激情冲动;这种可贵的思想和冲动,不是显在的,而是潜在的。是深潜、依附,缠绕于笔下的各类型象、各式性格(人物)之中的。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他用赤子般目光所倾注的仍是与国计民生相呼应的“时代”——历史,是当下回溯的历史;时代,是用历史眼光解析的时代。

他在《天道酬正》中,演绎老子的道家哲学。老庄体系中的“天之道”与“人之道”永远是相逆相悖的。“人之道”只有向“天之道”的最大限度地无限逼近,才能导致现实向理想的无限逼近。如精深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这一很浅显的话题,其实还在侵扰着我们。致力于从“高原”攀登“高峰”的文学家们。文学,当然包括王履辉擅长的长篇小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发言,通过文学家非凡的想象力,所打造的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世界。

江海作家